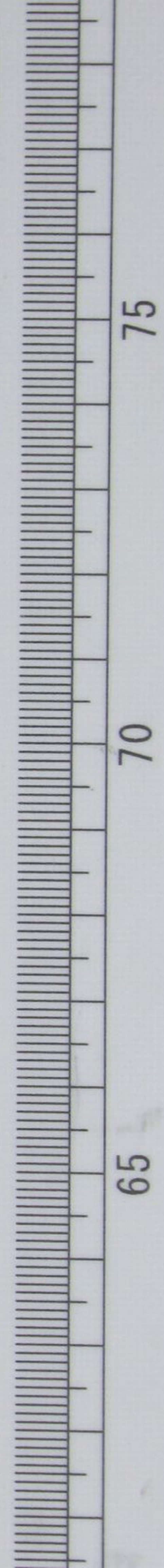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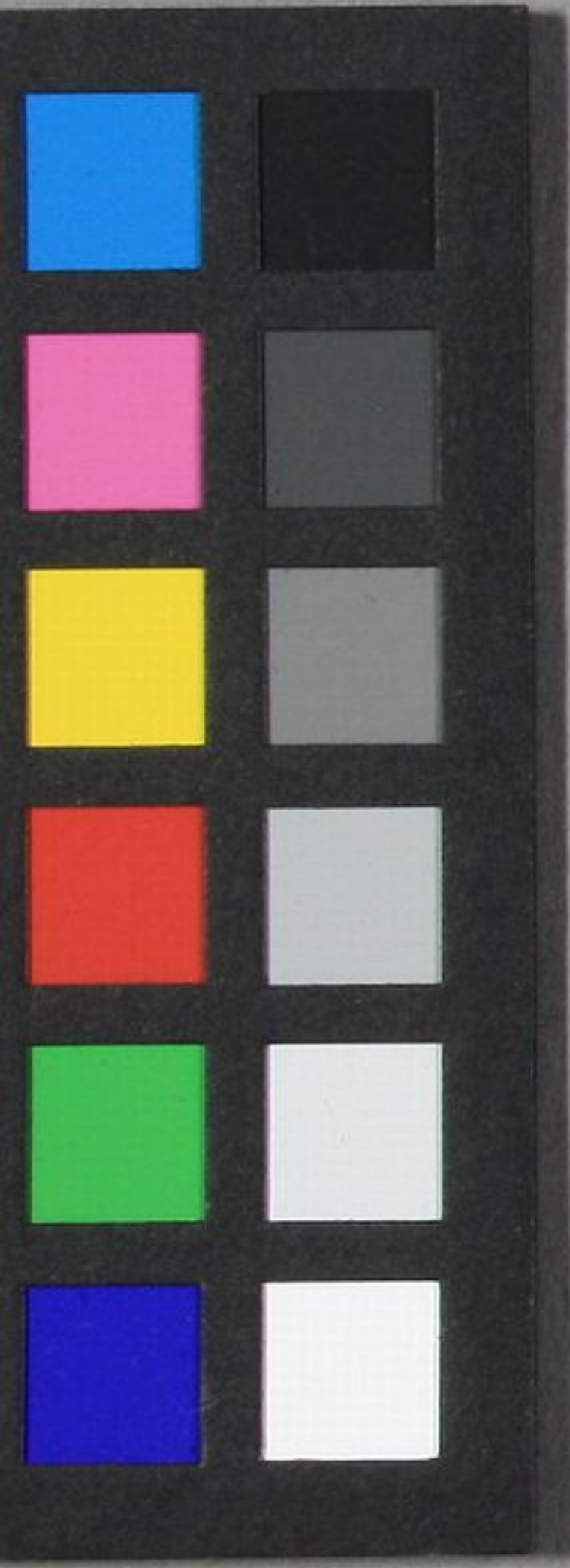


巧連珠 三部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400
Z849: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新刻連珠記卷二

現有詩曰

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揖 但渡无所革 我自來迎接

第十九回 問報

閑言少叙書接上本且說陶公子言道今日適當佳節又是小姐的良辰正好對酒賞心

但只見天上牛郎會織女 原來是人間才子配佳人

爲丈夫奉敬小姐一杯酒 咱夫妻百年魚水同一心

云小姐一昕此言心歡喜 一口兒吃了又把酒來斟

溫有人雙手捧子陶公子 咲哈人輕啟朱唇稱夫君

小奴家回敬相公一杯酒 恐的是日后冷落你的心
 公子說小姐講的那里話 俺豈是負又之徒息了恩
 用兒端地酒來這一口飲 喜杯了云府猶眉画眼人
 本來是不会吃酒強吃酒 一時間梨花面上地紅云
 最愛的酒上臉來曰輕艷 恰仙那一枝海棠昏沉人
 花亭上醉倒美口云小姐 小了环扶他同上綉樓門
 來到這西樓以上安只好 走去了使你了环几个人
 陶公子心中有事無心睡 快人取過小姐百子那裙
 從上边解下一个水晶扣 暗人的代在身上出樓門
 來到了前門看見落了鎖 又到了西山頭上尋角門
 耳旁里听的吵哄什机鬧 輕人的來到窻下細留神

陶公子温破窻紙向里看 又只見四个了环飲杯処
 且說陶公子見小姐代酒暗人下樓中門落鎖欲出后角門
 逃走忽听門的耳房內春紅夏綠秋香冬暖四个了环飲酒
 在外暗听不称单說春紅言道他門吃酒行令作乐咱姐門
 何不也行一令那三个了頭言好人如人你就先來春紅道
 咱門云詩各將自己名兒押在兩頭如詩不成罰一斤好酒
 春紅先作听我道來

春天春日刮春風 春桃春杏春不窮
 梅花搖然春意動 那个可怜人下紅
 夏涼道 夏日盛睡天又長
 並頭連下戲宛央 双々蝴蝶知配對

到惹梅花好淒涼

秋香道

秋來天河吊角長

織女七夕會牛郎

一般全是良宵夜

真人陪伴咱梅香

秋香吟完冬煖嘆道沒見任這人又不是七老八十就這般想男子听我道來

冬來早地眠的晚

不烤破子不燒磚

並嫌衾衣並枕吟

尋自來人把角煖

春紅夏涼秋香一齊大嘆言道好先梨若相男子這可叫來福与你煖脚冬煖道問他小子家火力大也無別的意思趁酒还热咱們吃几盅睡了罢者奶姑外听見春紅等全言不怕

這个說奶人多會睡首了

那个說姑爷姑外安了身

春紅說俺两个意思是好

冬煖說郎才女貌兩遂心

秋香說而今大約巫山夢

夏涼說只是苦了姓林人

春紅說奶又家人真好計

多亏了牛如虎來馬騰云

秋香說路上劫回陶姑爷

又听说打死林府老家人

夏涼說林家小姐归何處

大約自此時难回外家門

冬煖說不被人拐即戾死

陶姑爷那里曉的半王多

倘然是姑爷若还知此事

咱姑外如何能切迷他身

了环門你一句來我一句

唬坏了窻外公子偷听人

陶公子听得了好前后語

不由的頭上悠人走真魂

暗說道翠英小姐誤我事

不大想花言巧語哄住人

林小姐倘然若有好合歹
 可怎么叫我与他去成亲
 即忙人開了角門抽呀去
 打開了鎖方急人出后門
 車了环听的那边有動靜
 唬的他吹滅灯火安了身
 陶公子后門出了到林府
 見了他林家岳母訴原音
 林夫人他將來立原情告
 又把他家中出信言个真
 見如今你父江西做官去
 昨日有人特抵知听信
 陶公子且住一宿明日走
 一心里去我素貞女叙裙
 又怕他父母在人担憂慮
 轉問那南朝地方去採菜
 咱这里不言公子江西去
 再表人素英小姐女佳人
 这小如醉酒一夜方才醒
 早起來不見山東陶公子
 那急人代領了环前后我
 又只見后門大開失一京

也不知公子如何那逃走
 一定是奴才了环走
 訪面上代怒又把花亭上
 叫过了了环人正人四名
 大喝道賤人与我全跪下
 手提白馬卡打你問一声
 是恁伯露我心復机閑事
 对首恁陶家姑爷言分明
 小奴才快說寔話免吃苦
 照了环一齐回言不知情
 云小如一听此言冲人怒
 吩咐一声把了环小春紅
 將他那一身大衫都搨去
 拳把了卡子他可下絕情
 一霎時打的春紅渾身爛
 再三的咬住呀閑不招成
 衆明公要知后來一切事
 且听下回書里我走一程
 現有詩曰

昔聞孟津河 千里作一曲 此水本自清 是誰亂使濁

第二十回 避雨

且說云小姐將春紅打的皮破流血春紅不會成招夫人在堂樓聽見失了一京進了花亭來了

老太太得入花亭開言問 人一問拷打春紅爲何情
小姐說打他只爲好歹嘴 陶公子今夜一去跡无宗
太人說去了公子不打緊 還有件難乃咱可代怎生
你父親京中有人送書到 上寫着与你另招一相公
這小姐猛然聽說這句詞 唬的他手馬寸子落地平
小姐道母親這話可是實 夫人言爲娘豈有虛情心
現如今車馬一竟在門首 推自咱母親前去入甘京
進京去就要与他成婚配 恁女婿現今身有衙門中

看這是京中代來寶石玉

想必的当面定親紅媒結

小翠英曰听曰思无主意

不覺的一陣心酸大放声

一時間哭的大人死了奈

言道是我兒暫且免傷情

少不得隨我爲娘把京進

那時节見了你父再調亭

這小姐听说此言回說道

今日里孩兒只死不進京

說道云小姐听的父親進京言語哭人啼人不肯進京想把
了一會言道女兒他進不起言叫來臨套了車合春紅了頭
道送你山東去何如小姐聞言住了啼哭回樓收拾去了太
人教春紅快些又有胆量遂叫他說知來補后門外备了轿
車翠英辞别母亲哭了一場出門而去太人又有人到娘家
叫回兒子云府將家業交与晉家岳世英好人照應引了三

个了頭上京去了

太人上京去 再說道景虞 恐怕父憂慮 急人奔江西

林府的家人送他兩路程 他又將自行那李催脚駝

他又將行走只有三五里 西北角陳雷不住振耳底

頭頂上才見烏云一片黑 四下裡忽然濃云半空迷

远所見一声兩沫如風响 霎時間九天洩漏水乱滴

刻下的粗風暴雨难躲閃 一陣人荒郊下的兩三犁

真來一場好雨 平地人地水有深一尺

又只見高人低人糊塗泥 小駝上坡套連人陳又重

批登人滑倒那个小毛駝 將公子一頭栽下泥窩里

赶脚的走上前來省了急 他言道放有下地你不走

急人乎猛了我的駝子啼 即便是不愛錢來不送你

也等俺今日認个造化底 举坭个干子不住打几下

你看他坭人馱來上正西

且說赶角的見駝拭倒眼天怒地大發一場打起駝來去下

陶公子滾的泥龍一般漫人扶坭呆了一会去嘆一声背坭

行李走的一步一跌往前踉屙那兩又住把衣服温透身上

一陣人人的衣冷不覺有哭坭來

景虞好心酸 悲声教倉天 在家不下雨

出門兩綿人 泥滑难行走 衣温透心坎

被套背不動 沉重也难顛

想一想投亲可是一首錯 又誰知好事里边坭相端

即強盜黑松林中來劫我 林小姐素貞不知在那邊
今一日南昌府里見父母 又遇伯四下明云下雨天
看見來我在前也死修下 所以才苦中又苦遭大難
正是他苦人啼人往前走 猛然間抬起頭仔細觀
覷見了荒效有座一間廟 可喜的咫尺不遠正西南
急忙人兩步並成一步走 一時間進的廟來脫衣彩
他把那行李放在供卓上 又把那眼皮往上只一瞥
看見了原是一位土地爺 下了的一般怒氣又冲天
手指着土地他可開口問 爲何的這地方那里不端
真人的他人有難百披救 爲何的我今有難你不官
上前走劈臉就是三拍掌 只打神身相否在一傍踉

但看見一溜火光忙出走 說道是這可与俺不相了
正是這公子在此打土地 從外邊來了魚翁名溪濂
且說陶公子正打去地進來个漁翁若溪濂他是芦花岸上
人幼習詩書因家下一貧如洗他渚口以打魚爲生老妻秋
氏下世单同一个女兒名喚阿珠度日是日打魚問來廟中
避雨偶見景虞渾身泥水問過來歷知是一位公子又見他
這青春年少俊秀異常便動了一个令愛之意又言道公子
子我看你身上衣冷想是被涼雨湿的前边不远花岸一上
就是坎舍到我那里做些熱湯熱水喝个公子道來素不識
西无亲无故怎好打奔魚翁道五湖四海到處皆友你找既
遇便是有緣礼当相投遂我去罢

二人出廟門 一直上南村 泥水瀆突綠

細雨下的勻 漁翁今前走 景虞遂后跟

一時來的快 茅屋面前存

这才是來到門前言声到 这才是把頭一低進茅茅

西边廟只有一件平艸舍 東边廟又有一間就是厨

把公子一真渡進厨房裡 但只見坑上下来一珂珠

陶景虞恭人敬人礼一使 女子那边他又道福方禍

这才是还里已完背过身 这魚人開言又將女兒呼

这原是山東兗州陶公子 他父亲江西南昌坐知府

只因為投亲去到子南昌 適赶自大雨霖人在中途

他將那衣衫濕透身衣冷 快人的燒鍋你煮热米粥

呵珠女間言急人去造嶺 老溪慳快弄坭火一大节

從坑上眾过一件大棉坎 迤与那公子换上濕脱膚

披了枝根格况声取出坐 下回書魚翁有言問景虞

現有詩曰

物衣入九月 独纏有絡絲 衣衣備未了 卽喚濃底爲

第二十一回 坭病

話說魚翁濂芦溪濂讓公子坐下問道相公貴更公子道不

敢虚度十五崇濂溪道比我女兒阿珠还小兩歲公子道問

可從出閩溪濂道因寒家至空那有可意的兒郎所以一十

七歲尚未適人他母亲早别无所出只这个女兒同老汗度

日我在外边打魚他在家里与人家做些針線每日旁忙不

成个光景公子道南昌我留心老伯選一位好佳婿這說話
 中間阿珠舉上送飯來二人吃完溪瀟道我有句進退不識
 言說來又恐公子見怪公子道到這与面這也无妨溪瀟道
 我看公子不想下流之輩有心認一門干亲不知意下如何
 公子聞言言道如此什好干又轉上受兒一拜

景虞往下拜 跪下拜干亲 又未拜干姐 成了一家人

这魚翁一見不由咲滿面 小阿珠臉上陣人喜股人

陶公子拜罢方才落了坐 芦溪瀟開言又語說原音

說道是女兒你陪兄弟坐 爲父的提把酒壺到東墜

東鄰舍賣的原是好高酒 我前去借他几壺回家門

百大的鮑魚煎上西三个 今日里一家三口飲杯巡

老頭見說罢徬徬出門去 撇下他两个青春年少人

他二人对面相覲无評說 小阿珠把过線兒去認厨

坐有坑上低頭去刺那綉 陶公子抬頭不住覲叙裙

暗人說道腦后低象貌好 兩鬢边青柔縷人似片云

但只見眉橫春山押藕面 爰这人日盈秋水点珠唇

爰这人柳腰灣人窈窕細 爰这人玉笋纖人白如粉

可体有衣的素裙又齐正 最好的美如天仙爰这人

虫不是浣沙美貌西施女 恰相那出寒宮女夢昭君

賽昭君怀中没有琵琶抱 如西子却少一位泛舟人

俺只說云林小姐生的好 誰知道此處更有一佳人

我不足結下紅系纏住足 芦花岸必然定下这股婚

陶公子暗人誇獎芦氏女 小阿珠秋波暗窺念書人
他說道天庭飽滿地閣元 真來是更比蓮花出水新
你看他眉精目秀去的好 果然的唇紅齒白非尋尋
又見他兩耳垂肩手过夕 又見他龙行虎步是貴人
若非是天上元龙今再見 定然是人間司馬作前身
聞听的人人全言潘浪好 看地來他比潘郎俊十分
小奴家若是此人成婚配 斷不至后日淚受情貧
阿珠一暗人誇獎多一会 他可才住住針綿把話元
且說阿珠見公子一般堂人爰慕不已暗夸了一会這心中
想道这个公子便可為我終身依托担見他外貌虽好不知
他內才苦何代俺試他一試因言兄弟玉堂人物自是班馬

詩才就將姐人所刺綉鞋云詩一首姐人虽不能酬和也曾
念書識字曉得其意味領人未知可否公子言道不敢言
好惹姐人見咲阿珠道你我道既係姐弟何渡过謙公子說
听我漫人道來

二八閨娥坐香房

細剪綾罗三寸長

金針花動線索巧

有引蜜蜂恋海棠

其二

深線輕挑五色明

心灵指巧綉便成

如非藕蓮系兒瘦

那得秋蓮兩邊輕

阿珠听話言道好詩詞意去新你再將美女嫩妝倦綉的這
吓吟一首与姐人所來公子听言一時高興低下頭來就是

兩首蓮吟道

終朝蓬首兩眉邊 不梳不洗河倚蘭
導損花容難復日 為誰愁悴伐門冤

其二

春遇穴來與病兼 女工何暇自心拈
今若木結愁无結 彩線日長添亦線
灵雀有情信不報 喜事无誠卦虚占

侍兒莫訝工夫欠

綉成妃央怕自嫌

陶公子這裡吟罢詩二首 阿珠女代咲點頭言信然
兄弟呵你是錦心並香口 姐人的深閨情場被你傳
眼前里姐人再出几条對 咱二人閑來无事把心談

阿珠言月到做盧光怎現 公子对花輕有面色更添
聰明女審貌果如謝道編 俊俏即詩詞不亞李青蓮
本不亲却更亲天作之合 論无故也有故事非偶然
世只願欲鏡兒偶成合璧 怕只怕長河水不渡双星
阿珠道世間不望得人易 公子对天下惟作月老難
阿珠言三生有幸可相逢 公子对兩家无系線難準
一个是落花有意隨流水 一个是魚情不敢水情貪
正是他二人无爭閑荅對 但只見魚翁打酒回家園
迤邐來燒香炉火就煖酒 阿珠忙人又把這鮮魚煎
不多時酒液魚煉忙飢飲 老頭兒板过一个小板
他二人对面方才落下坐 陶珠女盛魚又把酒來端

魚翁言女見你今也坐下 你替看為父且將杯來傳
 原來是姐人兄弟无妨碍 只管里說人笑人莫辭嫌
 阿珠女无奈只得斟上酒 坐在了他的父亲身一边
 老魚翁他却非是不知礼 但自是地婿事情在心胆
 看那那女兒格外加亲厚 一心里主意不舍陶家男
 这才是三人厨房同飲酒 天上的小雨不住下林人
 不多的一時又見夜影上 阿珠女点上灯兒黑了天
 陶公子他言酒足不可飲 只覺有一身乏困又欠安
 魚翁兒听的此言不焦酒 小阿珠只拾酒菜合杯盤
 衆明公要知后來端的事 且听我下回書社言一番
 現有詩曰

女界華阜上 屏嘍了不施 卸君未可前

待我整容仗

第二十二回 一傷感

閑言少叙書归正卷且說魚翁見公子酒足遂不讓他阿珠
 只拾了杯盤

阿珠女坑頭以上鋪復好 尊了声爹人你合他迷跟
 疑金蓮轉身自回西屋去 此一時情意兩合想当然
 咱將這女子回房且不表 再提人陶家公子与溪瀟
 他二人他在一處抵足歇 他二人談詩論文半夜云
 陶景虞忽然身上得了病 只覺着一陣熱來一陣寒
 寒時來就如凉水澆頂上 熱時來更似一盆烈火煎

老魚翁問道相公是怎樣
 這公子回言不安然之及
 渾身上乍寒乍熱是難受
 又覺骨頭酸疼口又干
 魚翁他听的公子這句話
 就知他吊雨經風受了衣
 忙人叫地這女兒小阿珠
 快快的点灯燒炉把茶煎
 一夜里噙了足有八边水
 忽听見更鷄乱叫明了天
 天明了雨止风散太阳照
 阿珠文当院与他晒衣彩
 走上前就問相公喝吓湯
 你可言或是愛或吃是酸
 陶公子心中沉昏不能話
 這魚翁仿腹愁悶鎖眉尖
 正人的七天七夜設吃吓
 虎环了芦家阿珠女婢媚
 早晚裡燒茶煎湯多上意
 你看他昼夜何曾脫衣服
 这一日公子答人輕快些
 老魚翁聞言又对女兒言

自言魚翁見公子病休好些言道女兒這几日未曾出門家
 中瘦用不足我今夜出去打几个魚兒變換柴米你好人應
 奉公子等他好時他與你配為因緣不必避嫌說罢出門去
 子阿珠將門閉上回到厨房点上灯走近坑上問道兄弟這
 会好些喝水不喝水公子說姐人身上只覺困乏口内却不
 什干阿珠見他不喝水將被兒往上撈了一撈又脫下自己
 掛兒与公子盖好將灯端过安板以上做生涼
 阿珠坐案旁 灯前綉妮央 想地本身事 一陣好凄凉
 他只說陶家公子睡着了 口中里自言自訴訴哀腸
 况道这自古紅顏多泪命 大抵是比我阿珠还更强
 虽然是日子貧窮容易过 也不該自初离別亲主外

每日里父親打魚爲生理 我就有家下常人替人忙
現如今空有容顏死个主 這在是逢門未識香多香
一心里可恨年人握針線 爲首那旁人常作嫁衣裳
且說阿珠灯下做活猛想地本身的事感傷一回又言道咳
想我父親出門的節对我言道你好人應奉公子等他好了
前時將你許配与他多呀你老人家却到有心孩兒非是死
意只見他官門公子家下豈无婚配終叫你女兒那与他做
小不成恁然做个小又安知公子意下如何這个菜多半是
水鏡月花了蕭和終身阳路我這動人立人却爲何來呀吱
好苦哇

這本是燕子南飛雀北飛 原來春秋寒暖各自月之

現而今一心腔事難出口 恸心里万種愁腸不鎖眉
隔公子扑人風塵他有故 我今日昼夜動人是爲誰
阿珠这里訴罢這傷情話 泪珠浪人流下了濕面友
陶公子睡在坑上亲听見 不用說也也自爲他好凄
且說阿珠灯下感懷不想尽被公子听見替他悽恻便云吹
了一声阿通忙了下針端过灯來坐在坑崖一上問道兄弟
你是口干公子言不是口干我是心酸小姐言你爲何事心
酸公子道我方才听姐人的恩情不覺替你感傷何珠言歡
了一声言兄弟你感傷解不到姐人愁詞公子言我受姐人
這些情常姐人說兄弟完过亲事么公子遂把云林二小姐
之言子一遍公子已有西房一片热心吊在外水盆中長歎

一声低之不言，心上心來便不沉昏，欲睡況又是几天不曾
台眼一時公子忽人又睡有了

分明是一枝海棠又露睡有，好比就新出水的菜蓮
欲代要伸手將感一把舒，但自是湛之頭上有青天
此處裡方見公子是君子，李了位古人坐怀下乱男
你看他拉過被見蒙住頭，又將那心猿意馬牢人拉
这才是開門不借窓外月，真來是分付枝花自主張
陶公子蒙頭只有尹一公，又賞省渾身是許撒手黏
猛然間京醒若氏多娇女，下回書再言阿珠女娉媚
現有詩曰

冬林葉落

逢春已復暉

葵產生谷底

傾心不蒙照

第二十一回 落亭

且說阿珠從夢中京醒，急人將地來說道：「不好，那粉面上
不田的一陣羞慚。」

暗想道：「我今怎么呵睡死，不管是那畢竟白把管喉，
正是這不覺心中自恹怨，陶公子被子以里叫达天，
言相人我今出的好多了，你且自遠高莫近前初看，
小阿珠有心上前放了被，原來是男女夜間有私透，
无奈何一盞茶兒未燒滾，老父親從外打魚他回還，
阿珠言公子此時正出汗，但只見渾身上下如水洗，
病好了他可又住了三香，身体士衣似飲食又涼原。」

陶公子一心直要南昌云 老魚翁開言有語說一声

且說公子病好欲往南昌老翁是進門來俺就有心將女兒
阿珠配你未免唐突所以收成干亲今日往南昌去頃要將
此時公子言俺今已有二房難却自想老翁言我的主意
已定即是三房也罷你莫可推辭公子心思了一会你容我
到南昌稟知母亲老翁說既要待父母之命俺不好相强叔
拾行李送你地身

景庚去採亲 当面又定婚 行李壯地好 辭別女叙裙

陶公子躬身下拜忙施礼 只見他双夕踴躍地埃塵

阿珠女这里慌忙也跪到 他二人彼此施礼又平身

公子說我的姐人呵 这几日兄弟在此多打挽

叫姐人昼夜不安亂心叻 倘然日后兄弟身才榮耀

總不忘姐人看代莫大恩 阿珠女聞听此言叫兄弟

些須的功劳一二何足言 在俺家茶兒飯兒不地口

早晚裡侍奉不周休怪心 兄弟呵今日拜別愿如去

自此后来卜何日再來臨 這我今少人人作記念

若要是想你見物如見人 阿珠女言罢一夕高别吓

秋波兒泪珠滾滾滴衣襟 陶公子一見阿珠落下泪

他自己不覺一陣也酸心 帶兒上解下一个水晶扣

双手兒遞与人家女佳人 說道是姐人千万目深重

你心中不要傷情損精神 我到那南昌見過父与母

即時里就回姐人若家村 你与我終有相逢一好時

休因有一時高別泪俺心 陶公子好言要慰阿珠女

若溪濂見个人兒走進門 將被套套與那人他去了

手棋手送别公子圯了身 这魚翁去送公子十餘里

陶景虞扭頭回致言原音 这道是送人十里終須別

干伯父既此請回西离分 走上前往下躬身施一礼

他說道多有糟囂又蒙恩 这才是二人相别泪下去

老魚翁悶人不語回家門 按下这公子他往南昌去

再表一翠英云氏女佳人

且言翠英二宗姐合春紅來袖山來而去走了几程不想奉

紅為人用毒口因陶公子夜出云府翠英將他拷打怀恨在

心暗与來福商議將云小姐賣与一个陝西灾人言明百兩

良子將会明白到十里長停交人过財

紅合來福 胆大又欺心 要賣云小姐 合甚百兩良

这怒才相約十日長亭上 准备有交过才礼就領人

他將那机客事兒做的巧 云小姐那連半点不知情

这一日來到十里去亭外 小春紅心中又將巧計生

他肚內設事假言去撒尿 涉口里声人又把姑外稱

小奴婢有心下車去解手 果然的这个亭子到背淨

姑外呵一同小奴把車下 咱个日開一回再行了程

可人的小姐心中也便易 所以的才中春紅計軍筭

分付声來福快忙將車住 他住扑下的車來連亭上

亭后边轉过一位陝西客 合回那來商二人把良和

小春紅此時忙把車來上
 小來鼻打把車來上南京
 這客人陡然又把亭子入
 到把个千金小姐唬一京
 此一時出去不能跑不及
 你看口人声人叫春子紅
 喉西定上前对白云小姐
 滿口里声人便把外子稱
 他說是家人了环把你賣
 得我的長子是人正封
 两个人赶上把車來向南去
 可怎么外子你还不知輕
 云翠英听得客人这句话
 一陣氣悶倒在地流那平
 这客人心不省忙只是叫
 云小姐此時昏迷不作声
 好可怜三魂七魄阴尸去
 頭頂上一点精灵往上升
 來到这鬼門關上掛了号
 來到这望鄉台上打唯人
 又來到這閻王殿上点过
 叫一声鬼卒送死往命城

原来是阴曹不收死名鬼
 云小姐怒人还回阳世中
 方才里一点真魂入了殿
 吐出了一口黏痰將眼睜
 看見了山西客人心酸痛
 声人的恨罵來鼻与春紅
 一路七不肖一点錯代恁
 可見是两个狠心狗肺人
 想一想是人人來明白了
 这禍端原由自小那春紅
 只為我那日在家責打他
 所以才怀恨賣我死長得
 自雇恁畜人良子一百兩
 全不想欺心滅理天不容
 路咳人咳着長牙大声罵
 这小姐扯破面皮放声哭
 且言云小姐听说春紅來
 遍把他賣了氣死氣活解一个那
 定想定主意將粉面扯破
 大放悲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現有詩曰

江苑生幽渚 微芳不足宣 被蒙風云合 移居草池邊

第二工回回

且說小姐抵破面皮大放悲聲客人見勢不好近前勸道外子且免悲傷我是陝西一個財主驟馬成僻良田百餘我妻別无妻小路到家下富貴榮人受享不堪堂言說的好大奈天也是佛西天也是佛那不是這吃飯穿衣外子不用难你沒再思再思

客人走進前 娘子免熬煎 我是一才主 棧房有万間

我家中驟馬成僻地百傾 四外邊還有几坐好当片

現如今並死國的妻合妾 娶小姐原是正呀不是偏

小娘子休要只出傷心語 云小姐听了客人這句話

又如那劍刀刺心痛又酸 又言道忠臣曰可事二主

你外子已嫁山東陶公子 想一烈女豈肯配二男

我今日一命交在長亭上 孝一个忠孝烈士万古传

你言你既然无有妻合小 何不可与你亲娘配姻緣

客人言叻你早人把車上 省省我下打流血皮肉疼

这小姐还是不住破口罵 你要打你有外子恨省打

今長亭上打死了云氏女 准备省閻王冥上把冤計

你言你便的良个買了 果然是何人敢心作子中

眼前里見色害我奴共扑 你原來拐代小姐到長亭

走人人間同你官把理講 那一時着他差人進北京

北京城轉本御史是我父 叫他來速人上 我報冤情
就言你貪色並害奴仆命 管保名將你客人下池烹
陝西客所娶小姐一夕吓 心中里老大有忙京又京
我要是早知他是御史女 怎敢這太安頭上打嚇人
罢人原是上了來富當 一百兩良子却是買了空
越此時死人知道走了罢 若要是遲延一步有災星
說省說即出亭外把車上 你看他打地牲口一留風
十里亭去了陝西倒運客 正东上來了一位武總兵
聞所得長亭以上人啼哭 急忙人分付下馬問一声
且言這悅其姓武名安國江西南昌府人氏在山東臨衛去
做添將新總兵只臨洞關上領守携家卷土任路边一望這

做添將聞听文大人啼苗下馬進亭問了情由听說是云御
史就認爲義女引他上灌開去了

安國武總兵 救人在長亭 敗下爲義女
代去刑臨灌 功德非小可 日后有根根

咱这里記下姐臨灌去了 再把那陶公子明一明白
景虞自從南昌他探亲去 不料想偏在船上有災星
有好人一个刘江台李海 他有那漢水河上渡船公
那時甘音見公子有行李 安下一个不良之把計生
到了這死人之處下蒙汗 剝去了淨身衣服撇水中
二賊人撈把船來如充去 他不管公子落水死合生
可人來了一个這灌花亭 只因省前去桃水救相公

且說公子落水蒙汗解去往上一跳抓住個閃担刁兒一破
 人輕人提到涯上公子抬頭見是一位老叟訴說被賊之害
 拜了救命之恩那老兒將他引到一個花園里面与他那換
 上衣服說若汗孤寡單靠這座花園賣花為生你今落難替
 几日花兒与你湊不下良子好上南昌做路費公子應緒
 次日清早將花兒搗了一担鮮花說道相公逃到街前若遇
 過這主辰即將那花兒賣与他不可和那花兒出脫貴賤人
 生這涉世一上一派一線全具有緣分的公子道是我記之
 地身而去

公子將花担

出了百花園

抬頭前后看

見實到盤開

花家上粉人蝴蝶打不去 花枝上密蜂好似轉珠連
 有几枝迎春花開春來早 見几枝走馬驚瓜朴金錢
 又是那木筆直上松山帛 還見那錦只人兒又合歡
 喜的是楊妃醉酒海棠睡 爰采人風仙頭上插玉簪
 一边是珍珠花兒綉衣戲 一边是瑞香室相棟鳩冠
 真來是暖落花開春意動 合同首金針花開刺牡丹
 迎面的梨花仙雪放如火 仆鼻的香是菊花合玉蘭
 却將那小丁香子藏在髮 又見那十姊妹見上了怀
 俺本是志在談霄折桂子 到而今流落一個賣花男
 說話間一直到了大街上 幽公子无奈開口一声喧
 此一時京勳一個裙釵女 從院裡疑勳金蓮到門前

此一時京動一個裙釵女 我問你三四朵花兒文錢
 公子說要買出來揀几朵 這花兒好万貴賤不一般
 這女子慌忙出的竹簾外 陶公子拾起頭來覘婢娟
 桃花面娇人滴人人如玉 柳相腰得下好似搗牙尖
 他說道這花兒表那的好 果然是佳人見花也羞慚
 陶公子一旁占省暗誇獎 這女子也回頭來看眼兒
 暗說道來的那里賣花子 你看他容貌好似一朵蓮
 他邊樣地花兒那三四朵 不由的滿面代笑使開言
 說道是這花空有好顏色 但自是几海咯懶不值个
 公子說文花新從樹上摘 看人這露水珠兒还未干
 街坊上老老少少賣花的 那一个還有我這花色鮮

你若是嫌花不好去過手 這街上自然還有美人兒
 呵若外子要見幾代几朵 情原意結个主戶不要不
 這女子含咲不言回家去 不多時來了一群女婢娟
 現有詩曰

愁人夜獨傷 滅燭卧蘭房 祇空多情月 旋來照書床

第二十五回 送書

閉言少叙善接上本且說那女子代送回的家去不多時又
 來了一群女子把公子賣的花兒拏的拏代的代揀人柳人
 登時拾去不會見得分文公子看見這光景站在街頭不住的
 的吵嚷

陶公子一見光景勢不好 街頭大声吵嚷喊人一声

從對門走出一位大花姐 点手克與公子這賣花用
 這大姐本是閨閣一支花 看青春今年不過有四八
 粉濃人笑臉兒這東風樣 及零人桃杏腮上黑保霖
 只見他莫桃口咲合不佳 嘴唇外露出兩個黃色升
 看他那柳腰只有一梭細 小金蓮一尺三十似怕巴
 虫然的不見取經猪八戒 定然是短山截徑毋夜叉
 把公子叫過他又開言問 人一何花即吵嚷為什麼
 陶公子見問他說對詳細 這大姐回言又說不值吓
 有一封書兒你苦給我送 我就將大小与你二百八
 陶公子聽見一陣心欢喜 問一河送書可是那一家
 那一大姐說道休送到落風坡劉員外家他新過繼不見子

子名叫刘急哈將書素遞去与那人公子道落風坡在那
 這女子道出庄西頭往正北有五六里地就是公子聞言接
 过書來挑担子不多一时到在庄頭一上有个石滾坐歇息
 想道這女子有些翹奇我看人他書上寫的什麼言語這在
 送不遲

陶公子折開大姐書一封 你看他從頭至屋觀分明
 上寫着青徐寫書泪花人 拜上了丈夫姓刘名急哈
 我本是你的結髮秋胡戲 為什麼你的中心死有咱
 小奴今年青春有三十二 原來是一等人材七尺八
 為奴的心里吓事不知道 每日里想把你來眼巴人
 曾見那一街兩巷裙釵女 个人是出嫁丈夫抱娃人

你若是早娶我去二十載 咱的那孩子也生十二三
只管省早去爲妻早省我 而今晚可不將人急燥煞
再若是遲上几年不來取 准备自你那頭上長肉牙
陶公子看罢不由吞声哭 罵一声外他外那歪骨拉
兩把兒就將大姐書扯碎 圪身來那首担兒把退拔
且言公子拉碎書親方欲圪身庄里走出一人名叫刘振就
是叔花鈴的刘元外看見這公不相下流之輩再三追問公
子把家鄉姓各始末原由言透元外見是一位公子即忙這
引到家中与他另換衣服又見他衣貌堂人便有心將女兒
花鈴招贅因說道老汗对坡兒女皆死昨前过繼一个侄子
不成才也跑了刮黃風时节有一落難女子被我收爲义女

有心將他許与是下爲婚不知意下如何公子聞言暗心想
這刮黃風时正是俺夫妻被難之日莫非是林小姐落在他
家我且應從看是何人在作道理因說道既蒙見愛情願招
贅貴府

員外聞言心在喜 后樓言与結髮人 我与花鈴招一婿
风流俊巧非常人 今日正是黃道日 脩下花烛就成亲
了环忙去西樓報 喜坏花鈴女釵裙 新人打扮齐备
同拜花堂言迎門 拜了天地洞房坐 公子抬頭看假真
且說景虞來到洞房花鈴早已看見是陶公子了环全在不
好相別語及至了頭們去了公子抬頭看見不是林小姐係
花鈴模樣走進前來扯住衫袖又仔細一看說道你不花鈴

这么花鈴道奴正是姑爷却何如賣花公子將后事只所了
 一遍花鈴也將他与林小姐的事一一言明公子所說黃風
 刮散小姐就長吹了一声撒手就往外走被花鈴一把拉住
 說道姑爷那里去莫非弄嫌城妾公子道說什么好嫌二字
 只是你姑爷无有下落那有心緒与你作对花鈴听言就奴
 夕跪下了

花鈴跪流平 姑爷納耳听 双保名女門 我相是相公

只因自父母二人下世早 自幼小眼有哥人度營生

適赶的年景不收家業敗 我的哥人賣我林府之中

林姑爷另高看那我一眼 不与那尋常奴婢一般同

姑爷何不看僧面看佛面 万望你不看魚情看水情

你捻然愧面水情全不看 也就該看自姑爷一面情

俺与那姑爷會把患難共 路途上受过怕素担过京

望姑爷今日將奴收下罢 奴情原同衾同枕作小星

好歹裡莫嫌奴家身主賤 現如今刘府把我姑爷称

且說花鈴跪在塵埃口称姑爷与姑娘分上將奴收下才是

奴在林府虫不為貴今到刘府却也不賤姑爷若是不收刘

府曉知俺是了頭叫俺如何見人不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

再分明

現有詩曰

斜光隱西壁 暮雀上雉枝 風吹秋扇屏 月照夜燈吹

第二十六回 得中

且言花鈴言道劉府曉知俺是了頭叫俺何以見人况姑爷
当日一到林府后門一里指首奴的綉鞋上花身言道与你
姑娘插一对兒也与你插一对兒那時俺不知情豈豈无
直到而今口与姑外作对成双爲何不與俺成双作对难道
說咲俺花鈴真个没有本事么公子說你义提提林府之事
当日在綉樓以上三万你下好毒手打的好卜子花令道常言
說打是亲罵是愛公子言既然打是亲罵是愛你千金小姐
我也不罵你伸过嘴巴叫我打一巴掌兄亲热人何如花鈴
这不是奴的粉臉現在兄因怕姑爷不肯高抬貴手公子所
說滿心欢喜双手挽起另是一樣亲愛忙替他取下云环风
釵並坐在牙朱沿上咲道当日在茲云庵中你說不能騙你

了环是你了环騙我花令咲噫人說道一刻千金过往事休
提恰合奴歇了罢

他二人欢々喜々安了身 他这才是梅香陪伴書人
虽然是小星也係月老配 真來的一番花烛一番女
到了那天明清辰忙扒地 見了那刘技元外下拜深
公子說小婿要上江西去 原來南昌府里探双那亲
回來時還要進京去衣試 今年原來是六比李傷痛
刘元外听了公子这句话 尊一声美婿你可訴我去
不如你趁早把京來上 南昌府差去一人报信音
行李的馬匹咱家里成有 代上今管家早進北京門
上馬來仍去尋我灌元叟 抬頭來不見花園不見人

這公子知道他是神仙降 道望首躬身施禮下拜深
謝過了神明他又上馬走 心中里不住暗懸細思尋
昨一日逃出花去長街賣 這花老儿句記的真那身
他言道有主不心嫌貴賤 就是那二系一線是緣分
原來是閔昭佳人花鈴女 那一時心下俺却知清雅
花老兒定是上方月下老 成就子花鈴枚香一段婚
可惜的林氏小如素貞女 現如今不知何處且存身
一雙的父母面兒不能見 也难定芦氏阿珠岸上存
這公子不由去吹几口氣 你看他頓啞加卞風送云
咱將這景虞上京且不表 再提人進京去的云夫人
話說夫人罢氏來到言京中見子御史將女兒翠英之事訴

一會說道姻緣摠局前生女兒既大許了陶家如何發付林
家公子云夫人道是那个林家御史道就是本與林耿山的
兒子遂將收林小姐的詳細對夫人說明夫人道我當是那
个若是林家他豈不知咱的女兒招了陶公子他既蒸應承
多半是爲爭亲地見故亲难你御史答道夫人言之有理只
是你要难我你难我不住我如今叫家人上易州買个女子
配他一來显官宦人家不毀黃道二來更得一位佳婿你道
這如夫人道如此甚妙就連人打發人去御史說这个自杰
即自樂世英去可也

御史到前庭 分付樂世英 支你良百兩

奔上揚州城 揚州買人去 配與林相公

沐相公原來不是別一個 就是那材氏小姐名素貞
 此一時素貞正在書館坐 從外边走進云家御史公
 林小姐一見慌忙恭身地 云御史謙遜讓坐說一聲
 老夫的女兒而今身有恙 只因自路上勞苦受穴風
 只得是洞房花燭往後款 妾婿你先到金榜去題名
 但得的一步青云高利中 那時竹衣錦拜堂更有榮
 林小姐一言回答說奉命 令小婿科場以內去求名
 三更天听的院前大炮响 只見那天下舉子闹烘烘
 一邊是監臨監試東路占 一邊是各州府具都有名
 这才是家人舉子魚貫進 又聽見三声大炮把門封

林小姐假冲男子進了場 陶公子此時也在場屋中
 素貞女頂替名字是林茂 原來他同胞筒上是監生
 个人是三篇文字一篇論 分別那誰高誰低显神通
 陶景虞他占材茂全得意 不几日闹曉一舉兩成名
 他二人見過房師與過試 陶公子一日闲在街上行
 忽抬頭看見綁送一犯官 人人說這是臨潼武總兵
 原來是潼關以上他鎖出 說他是扣剋軍糧罪不輕
 陶公子不受旁人閑是非 你看他迈步來到酒店中
 忽听的樓上有人共私語 低頭來占住側耳仔細听
 这个道最惱不过武安国 那个說咬牙切齒武總兵
 一个道賴他扣剋軍糧罪 一个道總然有口辨不清

必然是審定以後結果他性命見在我陶能手心中
陶公子所說陶能兩個字不由的咬牙切齒恨一聲
云酒店急忙跑到三法司上堂去用手撞了鼓一通
這法司立刻就吧堂來坐看見了原是
新科進士公
聞口來問道年兄爲何事陶公子上前一人說分明
法司官急忙差了人几个到酒樓拏來逃兵合陶能
這陶能當堂看見主人在嘴的他頂上真魂已死踪
且說法司差人將陶能等拏到陶能一見公子真魂不在公
子道狗才當日併我行李馬匹也就欺心今又謀害搃谷也
是天理難容被我在酒店听得明白还不向法司老谷安把
陶能自知必死无奈供道不知陶能供的何事上下回分解

